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寅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王氏李氏王土
唐德都二京文武宣懿僖昭哀憫亡
唐主二十二二百九十三
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
字叔德龍西成紀人其先武昭

寅二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函
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
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
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
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甲申
定租稅法

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
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秉曰悉
達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
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葬獻陵內禪太宗
將庶李天錫周八杜虎西魏賜姓大野氏
柱國號八柱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皆爲
公生炳襲封唐公高祖父也仕隋封唐國公
性寬仁厚又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既乳
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祖從唐之秋
月恭遜位于高祖即位長安改國號唐
冬十一月克京城明年夏五月唐
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

太宗九歲而孤失父母太宗嘗謂人曰吾
生有三不幸者一不幸父母死吾失所二不
幸遇亂吾失所三不幸處亂吾失父母太宗
之子與夫吾屬後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
於唐頤稱全書幸名

之教君來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東西直排皆西陽明始祖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
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
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
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天地生鬱勃
洞靈之中輝煌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

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
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
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
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
曰在己爲德及物爲道豈有頂戴金冠身

一

二

披黃褐鬚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

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
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悅曰
三者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
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三

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
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
生壽天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
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
其爲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

四

百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
隋爲黃冠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
及爲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
爲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
事十有一條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
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
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誅
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
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

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平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百

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比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爲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讒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

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丙戌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

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行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瑪非出於空桑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瑪之謂矣瑪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

已上見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從宦

冥三

四

寓襄陽後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微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揚遠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

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
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
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
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
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

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
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
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
可驚去惑絕塵厭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
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
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
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
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
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
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濡

書甚宣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
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
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
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
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啟百王之
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
逆四部之梯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
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渝但縉紳之士祖
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蠭起或謂三王無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
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
考興王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
佛而土崩與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
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故而開

皇之命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

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爲尤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功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頃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貳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

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究若今探曠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淫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燭疾於腹心藜藿之食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按顧瞻菲薄良足陋矣內德論辯惑篇第一其略曰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二脩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稱

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遠
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
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
營之于堠壠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

塞

七

目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
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
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
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
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
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
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
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
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

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
食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
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
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
請辯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
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
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
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
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
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

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
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
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
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

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

寔三

八

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柰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記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

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祕與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功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蠹蟲無窮詩書不載之

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增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

寔三

九

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跛藜藿長飯粢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粢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

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

然矣夫釋老之爲體一而不二矣同躅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狃之喜怒又似

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與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文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

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觀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

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倡道安惠遠之儕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

冥二

+

禁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
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
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
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
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

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
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
令闢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
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
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

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闢子斯論
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
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
謀於國也思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氏觀

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
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
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
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差五福而難
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
逆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
濟籍信翮以翹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
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
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
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

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
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
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
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
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三五兜險一

二闡提既無緣於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
求帶甲之有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
獍之黨架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
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閻尼父

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
尼犯俗刑警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
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
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
口談夷惠而身行桀瞷耳聰桀瞷而口廢
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
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
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梯稗以
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

穎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
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
學道離貪逆若云貪苦提道逆生死流則
傳子與言未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
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
其一
得而究蠶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爲梟獍之
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况爲禽獸之心
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四聚塵之下物援
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
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
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及正頓如此乎余
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
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
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
士
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

美見色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
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頑膚髮割股納肝傷
則甚矣剔須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頑其
命論者莫知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
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

三

十一

磨足而至頂况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
髮之毀何足顧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
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
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
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

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
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
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縉紳之容亦
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

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脩
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
爲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爲不忠未之
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塗而生是以便
事塗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漠
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塗丸或彫或鑄則
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纏素復
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
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
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
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蕪之風菩薩立言

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
喪大寶灾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
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悞也三乘之教豈
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
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

真三

古

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
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
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
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其謀湯
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
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
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
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
無之爲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讐而
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讐平傳又云

未有佛法之前前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
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
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
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
命於臯陶獮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
命於臯陶獮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

謂佛與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
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
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
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
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

塞一

主

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
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
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
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
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背正法而異論受

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立遂乃知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爲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

擇術若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爲千載道德盛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

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爲警絕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

卷三

十六

突厥生毀佛乞行廢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突厥等譽道毀佛爲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巳詔曰

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時突厥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讜

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教檢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着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有猥

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徭役妄爲剥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間重周旋闡闡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沽販爲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妙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間曠之地唯趨

誼雜之方繕綵崎嶇宇殊錯拓舛隱慝誘納奸邪或有接延廊邸隣近屠沽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違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

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

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爲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宮是爲太宗

玄丁

太宗文皇帝

世民改貞觀

高祖次子

厥性

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忘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焉肇興唐室皆太宗

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八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選賢任良與公卿大臣論議政事吞惶以整年教之凶其敏德如此用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諸賢爲相尉遲敬德劉文靖爲將在位二十三年

帝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饑人之易食帝曰

古不云乎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爲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

五乙

○放官女三十

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纖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卷自是終身不齒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爲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于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

庚三

十九

不爲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殯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災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

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李伯樂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以紀功業已見舊史

庚
○禁笞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于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賈糧取給於路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庚
○詔僧尼拜父母

七年三歲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

舍城奘生洛州緜氏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涼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獎行資護送達于罽

寒

王

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

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

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

寒

王

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毗邪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碗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

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輦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

乙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

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
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
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

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
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
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前煩
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

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
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
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
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
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撫然其天下諸州有

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
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
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
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
可取亦任其闡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

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恠或謬稱醫巫左
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
曹囑致賊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
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
申丙叅以金科明爲條制十年皇太子問張士

寔二

壬三

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
淨仁恕如貪慳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
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
爲君明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
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

之

丁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

迎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况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丰度雋穎內外兼明

携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關口其畧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出自柱下

寅

三

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着

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章醮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

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
莫不歎惜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音釋

嵩	古老切	昞	碑景切	誅	思聿切	沫	時俱切
𡇠	𡇠也	𦨇	珠兩切	𦨇	先啼切	水出	泰山
櫛	入切	𠂔	高也	𡇔	達也	朱切	
𠂔	𠂔側	𧈧	相高	𧈧	音犀	羊	
瑟	瑟切	𧈧	之縫	𧈧	穿木戶也	朱	
篋	篋名	𧈧	蝠異名	箭	稅而		
雋	雋鳥	𧈧	祖充	疚	居又切		
				疚	病也		